

圓一方溫馨有情天地

滋潤臺北飄零難童(上)

—專訪青年獎章

得主卓素慧

春末夏初，乍暖還寒。我們一個春雨初晴的下午，於台北一貫道總會三樓，會見了八十五年度青年獎章得獎人卓素慧道親暨其表兄詹益和學長。

今年的青年獎章得獎人中，唯一的自小茹素者卓素慧小姐，係彰化縣人，省立員林高中畢業，現為臺北溫暖、懷恩

、滿堂之家育幼院主任。由於其久懷不畏艱辛及堅苦卓絕、移孝作忠之素志，於民國七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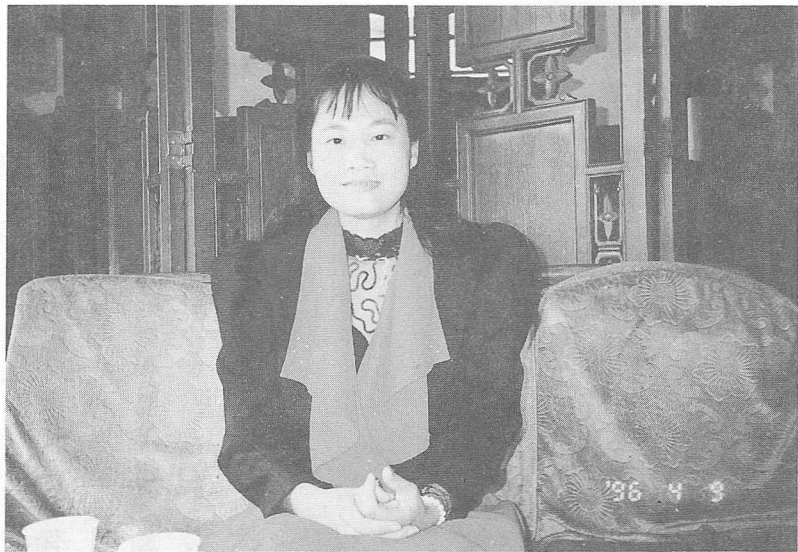
七年隻身前往臺北，教養難民孤兒，於惡劣環境中，犧牲小我，曾經三年未回台灣，在先後長達七年的歲月中，卓道親艱苦備嚐，充分發揮了一貫道慈悲喜捨的精神，於荒涼困苦

的泰國北部，專門負責教導撫養難民孤雛。

見她談吐溫文儒雅，流露著中國女性特有的慈愛柔順，婉約的舉止，難怪臺北孤兒們深深的愛上這位「卓媽媽」。她毅然遠赴異域，秉持著自己的理念，無畏橫逆艱辛，終於在臺北難民村立足，成為三所



劉心玉



△道親之光—卓素慧小姐。

育幼院不能少的主任。此次榮獲青年獎章，渥蒙總統召見，行政院頒獎的殊榮，洵非偶然。不僅社會大眾欽佩，也是一貫弟子深受肯定的例證，所有道親與有榮焉。卓小姐並不知

道其姊為她推薦青年獎章，當她的事蹟贏得評審委員一致通過發佈後，吃了一驚，自己仍謙虛的連說不夠。

在她即將束裝再赴臺北照顧那些孤雛前夕，我們很榮幸與她訪談了很久，深深的了解她深入臺北工作的實況及心路歷程：

『用眼睛來關懷孩子們的舉止行為，用雙手來擁抱孩子們的快樂童年，用耳朵來傾聽孩子們的呢喃細語，用愛心來培育孩子們的喜悅成長。』

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，卓小姐懷抱著這樣的殷殷叮囑，初次跨進遍地紅土的臺北米索「懷恩之家」時，望著來自臺北各處難民村的院童們，雖穿著破舊、渾身紅泥、滿臉塵汗，然卻充滿童稚純真。當時一向生長在安定溫馨家園的她，即想將這一群海外新幼苗

摟個滿懷，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來護衛他們，讓他們不再受命運捉弄擺佈，不再受餐風露宿，流離失所之苦。

「臺北難民」，相信身在台灣的你我，對這個響噹噹了近三十年的名詞，並不遙遠陌生；特別是多年來不斷的「送炭到臺北」各類活動，及「異域」電影的上演，更是把台灣的人對「臺北難民」的關切熱情一波一波地燒到最高點。然而僅憑耳聞、甚或曾親身蜻蜓點水似地到過「臺北」各地難民村的人，恐怕對當地難胞的辛酸、資助，都比不上在那兒工作、生活了七年多的卓小姐，體驗得深刻並給予最實地的支援。原本那也只是卓小姐執著的一份工作，不想竟會因此而受到獎勵褒揚，受寵若驚之餘，除了把自己曾走過的臺北路，藉著這次得獎機會介紹給

台灣大眾，也希望有心、有情的人，願意花些心思關注目前「臺北」最需要改善的難童華文教育問題。

卓素慧道親，一九九六年新出爐的青年楷模獎章得主，於高中年代就因看過書報雜誌對臺北的著墨，而在二八年華的心裡，即藏起有機會一定要到像書中如此充滿苦難的地方支援教學的願望，雖是看似不切實際的『癡念』，卓小姐卻認真地準備起各種教育概念方面的自修工作，再隨時留意報章雜誌的各種訊息。民國七十七年剛放下台中力行國小的代課老師教鞭，偶然看到前「溫暖雜誌」刊登著，為使臺北「帕黨溫暖之家」及「米索懷恩之家」的華裔難童，獲得完善的幼教照顧，特徵求有愛心的幼教青年，遠赴臺北難民村服務；瞪著這一則撼動她赤子之

心的啟事，卓小姐整個人都『動』了起來，原來多年做的並不只是一場夢，而生吞活剝了那麼久的幼教教材，終究有了用武之地。從不對自己失去信心的她，在通過此兩家地處異國育幼院創辦人的甄試後，立即展開為期四個月的實習，並待命隨時預備踏上她夢寐已久的那塊臺北土地。

十一月十日那個霪雨紛飛的台北清晨，那個灰濛如舊的台北天色，卓小姐滿懷內心歡騰，推著擠滿難童衣物、文具的兩大袋九十二公斤超重行李，獨闖曼谷國際機場；入泰境後，遇泰方驗關人的盤詰，比手畫腳以待，遇公路警察的詢問，送上一臉的傻笑，就這樣卓小姐和臺北結下了不解之緣。猶記得當她頭一次看到臺北新幼苗，在升旗典禮中，竟唱做俱佳地表演起「中華民國

頌」，那種共體時艱、危急存亡時仍愛族愛國的歌聲，映入臺北的雲端，飄蕩在空中，讓她悸動的心激昂不已，更禁不住盡情地讓兩行滾滾熱淚，滴落在難胞用生命、血汗掙來的土地上。

當時緣於泰方嚴禁傳授華文，臺北米索「懷恩之家」初始以育幼院之名，免費招收當地一百多名來自迥異族系的學齡前村童，偷偷地給他們上中文，從ㄅ、ㄆ、ㄇ、從1、2、3、從大中小，甚至從教孩子們最基本的衛生習慣開始，如早起睡前須洗臉，飯前便後必洗手等等。每早天尚朦朧、大地未甦醒時，卓小姐就必須完成大中小三班當地老師的課程訓練，好讓難童們骨碌碌的成群眼睛，願意被「黏」在特別設計過的日常會話、美勞創作及認字課程上，還得編製簡單易懂的



△青年獎章得獎人全體合影留念。

各式體能、唱遊律動課，來「栓」住這群過慣滿田野四處嘻耍的小娃兒；太陽一落山，「懷恩之家」去上泰文小學的院童也跟著歸了巢，招呼他們洗

澡、洗衣、吃飯、做泰文功課，再上一個小時的中文課後，才叫孩子們盥洗上床閉眼睛；孩子們是躺平休息了，對卓小姐而言，已這樣忙碌的一天，卻還未結束，忙著給老師們加強語文能力、補充幼教課程、製作新穎教具，常常是等她批改完最後一本孩子的作業簿，窗前的一輪明月已悄立中天多時。然而勞累是有代價的，原本這群野慣了的「黑」臉娃兒，總是滿口「泰國」、「雲南」腔的中國話，讓人猜上半天，才知道他們是要「擦筆頭」（橡皮擦）、「撒水」（泌尿）：，而曾幾何時，他們已會大搖大擺、成群結伴地，唱著學來的中國童謠一路回家去，讓歌聲響遍四野，讓歡笑震入雲霄，甚至握慣了草枝的一雙雙小小手，也能正確整齊地寫出注音符號、阿拉伯數字及一

些簡單國字；上工作課時，亦不再對著老師乾瞪眼，他們已能運用自己的腦袋瓜，把玩五彩繽紛的積木、黏土、色紙、色筆：，每回望著孩子們童稚無邪並富想像力的作品時，卓小姐總是被感動得為之愕然。

時光的腳步就像山坡流水，不著痕跡地令人驚嘆。踏上泰西龍高嶺三民新村，來到「懷恩之家」，不知不覺已過了一百四十多個日子，細數這些日子的點滴，孩子們的成長笑聲就如一串串的銀鈴，噹噹地響滿卓小姐的整顆心房，然而護照上蓋著催人出境的最後期限，縱有千萬個不願意，卓小姐還是得卸下「管家」的重責大任，拎著重得令人不勝負荷及滿袋不捨的行囊，揮別這群曾令她淚灑、令她莞爾，卻豐盈滋潤她人生的孤兒難童。

（續下期）